

中国当代作家



张平

# 凶犯

天网·孤儿泪·抉择

红雪·十面埋伏·国家干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张中

# 凶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犯/张平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张平系列)

ISBN 978-7-02-007218-7

I. 凶…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307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王景林

凶 犯

张 平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17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 插页 4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18-7 定价 34.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

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自序

从长篇小说《国家干部》出版到现在,已有四年之久。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当这套丛书即将出版时,不禁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过,近年虽然没能将新的作品奉献给读者,却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揣摩。我不会放弃创作,因为我曾说过,放弃写作,就等于放弃了生命。

近四年,看了、写了、思考了太多的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东西,说了、做了、努力了太多似乎与文学无关的事情。但当这套丛书出版时,却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写,应该写,值得写。很多很多新的感触和冲动,很多很多新的认识和理念。同以往相比,很多很多都是截然不同的,很多很多甚至是颠覆性的。静下心来细细地一想,很多很多确实都变了。

当然也有永远不变的,那就是作家的眼光、作家的思维、作家的处事原则和做人底线。这些正是这套丛书留给我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几乎横贯了改革开放的每个阶段,也几乎容纳了面对这些年代的所有认知和情感。

这些作品验证着我的创作方式,也体现着我写作与生命的价值。

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这其实很难。评价都是别人做的,评价自己大都言不由衷。要是非说不可,大概就是这么几点:一是在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选择上,我更多地选择了社

会性；二是在普通读者和精英读者之间，我更倾向于普通读者；还有一点，我选择的一直是现实题材，近距离地直面现实，直面改革。关注现实，关注时代，这既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的写作立场。

收入本套丛书的这些作品曾给我带来过无数的掌声和鲜花，也给我带来几多坎坷和艰辛。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让我深为庆幸的是，我幸运地赶上了一个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时代，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注定要被大写的时代。

我的确是幸运的。我的作品也一样是幸运的。

是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疑难，对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只要你看看想想五千年的农牧文明和封建古国给我们留下了一堆什么样的遗产，就应该明白、应该懂得这个古国发展到今天是一个多么悲壮而惊人的奇迹。在历史长河距我们最近的短短几十年时间，这个古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已属绝无仅有。不管你持何种态度，也不管你站在何种立场，这一点谁都无法改变，谁也改变不了。

在灾难频仍、危机重重的今天，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古国也是幸运的。

常听人说，距离历史越远才看得越清楚。我不反对这样的说法。但问题是，不管怎样观察历史，不也一样需要细节，需要考证？当代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不也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历史记录中，一点一滴地去寻找证据，去归纳观点？伟大与渺小，辉煌与阴暗，不也一样需要客观，需要理性？所以说，面对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录，需要细节，需要实据，需要真情，需要人民的共鸣，需要作家的职责和良知。

还听人说，文学创作应该瞄准永恒的题材，应该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流传后世。我同样也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问题是，当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都

想让自己的题材远离现实,那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对一个作家来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惊天地、泣鬼神的当代现实,就这样远远地离开,让没有亲历过的后辈作家们去描写,去想象,这样做是不是太超脱、太不负责任了?假如所有的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留给后辈人阅读,那我们后辈的阅读负担是不是太重了?一个在当代没有任何影响的作品,在后世突然洛阳纸贵、成为经典的可能性有多大?几乎让所有作家推崇的《红楼梦》,在曹雪芹所处的时代就没有影响吗?没有影响又如何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下来?

一个社会,需要流传千古的作品,也同样需要与社会同步的作品。想想赵树理、马烽那一代作家,他们作品的读者也许会越来越少,但他们对同时代读者的贡献谁也无法替代。作为一个作家,能活在同时代读者的心里,也算可以了。

有人说,每一个时代产生的伟大作家,都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良知,都一定会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过欢乐,带来过希望和信心。我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能为这个时代带来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我同样希望自己这套丛书以及今后的作品,都能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些记录,给这个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欢乐,带来希望和信心。

张 平

2009年4月

## 目 录

|                 |         |
|-----------------|---------|
| 凶犯 .....        | ( 1 )   |
| 祭妻 .....        | ( 174 ) |
| 像河流一样的泪水 .....  | ( 184 ) |
| 糟糠之妻 .....      | ( 198 ) |
| 姐姐 .....        | ( 210 ) |
| 梦中的情思 .....     | ( 224 ) |
| 爹,你为啥不问问俺 ..... | ( 284 ) |
| 夜朦胧 .....       | ( 319 ) |
| 血魂 .....        | ( 408 ) |
| 公判 .....        | ( 445 ) |
| 无法撰写的悼词 .....   | ( 465 ) |
| 入党 .....        | ( 532 ) |

## 凶 犯

狗子动了一动，眼前陡地便扑出一大团红火，漫天遍野，滚滚向他遮来。就像在前线上扑出的那团火一样，就像刚才脑后被重重一击扑出的那团火一样……

是刚才？……四围黑压压的人群，他怎么也冲不出去，数不清的拳、脚、棍棒、砖头、石块、铁锹、钢条，劈头盖脸地涌来，攥住头发，脑袋被死死摁住，两臂被反架过去，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眼见得一个汉子两手抱起磨盘大的一块石头，就往右腿砸过来。他们知道他缺一条腿，左腿是假腿，就是要砸你的好腿。他猛地一躲，却躲不动，石头一下子砸在右腿腕子上，他重重地哼了一声，便看到了眼前扑过来的那一团遮天盖地的红火……

他甩了甩头，想把眼前那团火甩走。脑袋好沉，有如九重磨盘，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好困，困得麻木，困得晕晕乎乎。他挤了一下眼皮，又使劲挤了一下。挤一下松一下，再挤一下再松一下。他像试探着用眼皮的反弹力把眼睛睁开。眼皮很紧，像粘住了胶皮，他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就是睁不开。胶皮粘得很牢，粘死了。他喘了喘，一下子觉得极累极累，于是眼前那一团红火就渐渐地暗下去。整个世界渐渐复又变得很黑很沉很深远，四野无声无息，一片死寂。

蓦地，他听到了一种极低沉、极可怕的声响。山呼海啸，大地震撼，像是天空中有上千架飞机俯冲而下，又像是数百辆坦克碾轧而来。嘶嘶嘶嘶……猛地一个震颤，眼睛一下子竟睁开了来。天

空一片灰暗，远山近岭一黑如漆。嘶嘶嘶嘶……那巨响依然在远处轰鸣，已渐渐向他逼近。他不禁又是一抖动，头也支了起来。嘶嘶嘶嘶……巨响依然如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他长时间地愣在那里，一时竟茫然无措。正如那次被围困在山头上，战友们全牺牲了，惟他一人守在阵地。天也是这么灰暗，四野也是这么死寂，人也是这么困乏，也是像眼前这样。他突然间就明白了，这种可怕的声音，似乎正是成千上万的敌军和数不清的坦克向他冲来……

嘶嘶嘶嘶……巨响越来越大，越来越近，他下意识地一下子抓住了枪。……枪还在！突然一阵激动，一阵亢奋。枪还在！心率突然加快，顿时气力十足，刚才的那种茫然、畏怯，以及情绪的低沉和浑身的疲累顷刻一扫而光，脑子也少有的清醒，没了一丝晕眩。他还有枪！嘶嘶嘶嘶……他下意识地肩膀一抖一甩，几乎是一眨眼间，枪就支在了眼前，同时手已扣在了扳机上，动作完美无缺，一气呵成。尽管他只用一只手，左手左臂此时已毫无知觉。这是无数次夜间突战训练的结果。他从来都是优秀。

嘶嘶嘶嘶……他突然愣了一愣，不禁皱了一下眉头……错觉？真是错觉？军校毕业的指挥员曾给他们讲过，战场上的错觉容易让人失去控制和暴露目标。一只猫在身旁打呼噜或一只蜻蜓在耳边震颤，如果错以为这声音来自远方，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声音效应，会让你感到声响如此巨大，犹如天崩地裂，翻江倒海。……真是错觉？他使劲甩了下头，用力校正这声音的位置。……是的，错觉。确实是错觉。他不禁感到一阵失望，浑身一阵瘫软，隐约间还夹有一种说不出的恼火。

嘶嘶嘶嘶……耳旁大概是一只什么虫子，好像正在一片干透了树叶上爬动……

错觉？他突然感到如此荒谬绝伦。莫非眼前这窒息一般的阴沉，绝望一般的灰暗，夭亡一般的死寂竟也全是错觉！还有这浑身数不清的创伤，猛然袭来的巨大疼痛，以及刚才那恐怖和耻辱的一

幕竟也全是错觉！

疼痛越来越甚，有如无数利刃一齐把他戳住。又是一阵强烈的晕眩，他猛一下闭住眼睛，映在脑海里的只是一只巨大的莹绿色的表盘。

时针正指向二十一点五十分。

.....

## 二十日七时半

老王听人说过狗子枪法很准，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准。

被打倒的四人中，第一个正中眉头，第二个打中额头，第三个偏了些，从耳廓旁打了进去。估计是被害者转身想逃，才给打偏了。第四个子弹是从腰际打进去的。从射击这个角度来看，这应是个最佳位置。因为被害者已回过身去，想弯腰而逃。只有这个位置是致命的。

四人中两人当即毙命，两人重伤，伤者正在医院抢救。从伤情看，其中一人抢救过来的希望不大。另一人即使抢救过来，也没什么大用了。子弹从腰际打进去，穿透肾脏和脊椎，然后很结实地留在肝脏里。

会这么准！老王从现场跑过来跑过去，跑过去跑过来。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简直不可能！狗子用的枪是一枝老掉牙的旧式步枪。极大极沉极笨，而且是在深夜，而且是身负重伤……速度又是那么快。从现场的情况看，凶手必须一枪接一枪地射击。村里所有听到枪声的人也都这么说，枪声很紧，像几个大爆竹串在一起，叭叭叭叭，一下子就完了。人们原都以为狗子用的是自动步枪或冲锋枪。没想到是这种老步枪。

老王和老所长在一块儿算了算，试了试，打出了一发子弹，然后退膛取出弹壳，再取出子弹塞进枪膛，拉回栓，扣住扳机，瞄准，

怎么着也得四秒左右的时间。但四秒钟在那时则绝对不行,时间用得太多。否则就不可能再打出第二枪。因为这四个人几乎是一齐向狗子扑过去。距离很近,不到二十米远,有四秒钟肯定扑到身上了。

最多只能用两秒多点的间隔时间,这才可能打倒第二个人。打倒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才会愣一愣,或者吓一跳,但这估计也只能用去一两秒钟的时间,如果这时狗子仍然不能再一次举起枪来,那个人就不可能转脸往后逃,很可能一下子扑上去夺枪,因为距离太近了,也就是一两秒。第三个被打倒,第四个才会猛然转身回逃。但如果再慢一两秒,就可能打不准了,因为第四个被打倒的地方离窑门口还不到一米远。如果再迟一秒,就会逃进窑里去,肯定就逃了,实在不可想象。狗子当时实际上只剩了一只手……

从现场看,这纯粹是一起骇人听闻,蓄意而为的恶性凶杀案。

所幸,凶犯狗子并没逃走。也不可能逃走。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凶犯就一直昏迷不醒。估计是在打倒第四个人后,就失去了知觉。现在也一并在医院抢救。

派出所是凌晨四点二十二分接到报案,凌晨五点一刻赶到。救护车约迟十分钟赶到。据目击者和听到的人说,案发时,是在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

根据现场的情况,案发时间确实在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再准确完整一点,应该是十月二十日凌晨三时三十七分到四十二分之间。

## 十九日二十二时五分

他好像一下子就醒了。一看表,竟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要挺住,一定得挺下去。他明白,像他目前这种身体状况,不断地昏迷不醒是极度危险的。

爬下去，一定要爬下去！他不断地命令着自己，不断地一下一下向前挪动。

胸口火烧火燎的，好渴……

越想越渴，越渴越想，一时间觉得真是渴极了。浑身上下如此多足以致命的伤口，居然还能觉出如此强烈的渴来，确实是太渴了。

应该想办法弄些水。假如能喝上几口，眼下的身体状况也许会好转些，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体力和心力正在迅速地衰竭下去。身上有几处伤口仍在不断地往出涌血。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心跳紊乱，急一阵，缓一阵。有时会突然觉到自己马上就不行了，倒在这里再也不会醒来。

不！得坚持住，一定得坚持住！没人会来援救你，只能靠你自己！

他又爬了起来。一边爬一边思忖着，在什么地方能寻到水。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他慢慢数着爬动的次数，阵阵晕眩迷乱的脑子里，只觉得眼前这条路太长太长。一来回十里多点，从下午爬到现在，依然远远没有尽头……

好渴。渴死了……

他使劲舔了一下舌头。嘴唇很干，舌头也很干，嘴里也很干。干得令人发昏。

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身体顷刻间就会崩溃。战地卫生员讲过，失血绝不能过多。有了伤口，第一要则就是迅速止血。流掉全身血量的四分之一就处于危险；流掉三分之一就会昏迷不醒，再多就无力挽救，必死无疑！

他知道止血，但伤口太多太重太深太长，根本无法有效止住，也没有任何止血条件和措施。只胸口到腹部这一道伤口，就有一尺多长。从山下爬到山上这一段路，几乎就敞开着，洒在路上的血几乎就没断头。再后来虽然他用胶布粘住了伤口，又用布条缠死，

但大片的鲜血还是迅速地淌开，渗出来。每一次大的撼动，就裂开无数道伤口，鼻子撕裂了，一只耳朵也烂了，左臂整个地给折了，右腿腕估计是粉碎性骨折，颜色黑紫，肿成水桶一般……

全身都是出血点，他只能尽量让血流得少些、慢些。失血量大概早已超过了死亡警戒线。这就是说，他只能让死亡来迟一些，缓一些，但已不可能阻止……

他不断地计算着估计着自己的剩余时间和爬完这段路还需要多长时间。他必须赶在死神前头。这是严酷的现实，他并不悲观。猛然间又是一阵剧痛，疼得天旋地转。他抖了一抖，缓了一缓。等巨痛慢慢过去，火烧火燎的感觉又阵阵袭来。

……渴，渴！

生命的肉体，此刻对他似乎已毫无意义。但如果能喝上几口，也许会延长一些时间。他不需要生命，却需要时间……

他又爬动起来。

枪很重很沉，在背上一晃一晃，这是一支旧枪，但他擦得锃亮。自从来到这护林口上，尤其是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擦枪，都在瞄准，都在练习射击。虽然只是一支老掉牙的步枪，可一攥在手里，就立刻觉得有了依靠。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一擦起枪，就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句话。他常常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这支枪会派上用场，而且会很快。

确实很快。今晚就是时候！这枪不能白擦，他身上的血也不能白流！

他早就知道那些家伙恨透了自己，他也早已预料到他们一定会来一次总清算，总报复。

果真就来了。就是在今天下午。

他预料到他们会极度地恨他，但还是没料到竟会这么狠。几乎就是公开行凶，当场就能要了他的命。他们真敢下手！竟会把他伤成这样！

“小心老子们砸断你的那条腿！”他们早就这么骂他。他们知道他是残废。他把一条腿丢在了战场上。

没想到他们真的就这么干了。不只是又砸断了他的腿，还砸断了他的胳膊，还有这一身的伤口，还有肚子上这一尺多长的一刀……

他不知道他当时是怎样从现场冲出来的。绝不是爬，确实是跑出来，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竟还能跑着出来，而且跑得很远很远。当时一点儿也没感到疼，右脚就好像一点儿也没受伤。他惟一记着的，就是左腿的假肢发出沉重的响声。

他们没有追上来，也许是觉得打够了，放他一条生路。

也许是觉得他贪生怕死，打垮了，吓跑了。

他们想错了。他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是跑回去取枪！

他当时就想到了枪！想到了这支老掉牙的旧式步枪！

他们也许不明白，狗子不怕死！狗子死过一次了。如果算上童年从狼嘴里救出来的那一次，狗子已死过了两次！

狗子活得早就是余头！

就是死，也不能白死！也不能现在就死！挺下去，一定要挺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挺下去！

……………

## 二十日七时五十分

老王怔怔地呆在院子里，两眼死死地盯在那一摊血迹上。这是狗子的血，好大一片。看上去比打死的那两人的血还多。

老王并不老。他同狗子一样，年龄都不大，三十出头。叫他老王，一是因为他胡子拉碴，二是因为他是派出所搞公安的，又没个衔，就老王老王地叫。山里人大概以为这是尊称，叫老王是抬举高看他。他清楚。

老王在派出所里也是个老民警，同这一带的人大都混得很熟。老老小小都能同他说上话。胆大点的敢卸了他的枪挎在腰上，摘下他的帽子戴在头上。在派出所里，他脾气最好。

然而此刻他却一脸杀气，满面冰冷。两只眼能瞪出火星子。

围观着的一群人里，有几个缩头缩脑地想蹭过来。

“滚！”他一声怒吼。把那些人一下子全给吓远了。

对这块地方，对这些人，他好像在突然间就充满了极度的厌恶和憎恨。

他怔怔地盯着院子里的这摊血。这是狗子的血。

他早就想到过，这地方是个出事的地方。

孔家崮，百来户的一个山村。很小很穷，却靠一个大林场，大峪林场。大峪林场是国营林场，方圆百十里宽。四周大大小小设着几十个护林点。孔家崮就算一个护林点。设着一个关卡，派一名专业护林员常年驻守。说是孔家崮护林点，其实并不在孔家崮，离村子这还有五六里地，在半山腰。要想进林场，弯弯曲曲就这么一条山路，别的地方全是陡壁悬崖、崇山峻岭，要想进去比登天还难。护林口就设在这山路上，也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不算伐木区，伐木也不从这儿运输，按说并不重要，所以护林员大都设一个。护林员大都不是当地人，直接由林业部门委派，跟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老王就总觉得这里迟早是个出事的地方。一个穷山村，守着这一山的木材，还有不出事的时候？然而老王在这儿呆了快十年了，这地方好像从也没出过什么事。眼看着上好的木材一车一车地从孔家崮运出来，运到乡里的集市上，再由木材贩子倒出去。木材的数量实在吓人。穷困潦倒的孔家崮，也眼看着一天天富起来，个个都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其实谁也清楚，孔家崮自个儿村里，虽然也有着几十个小小大大的山洼山岭，但除了那满山荆棘和乱石，除了那百十来亩长不好庄稼的山地外，根本就没有